

■ 法海与青蛇 图 TP

话剧《青蛇》回京演出,东方禅意与轻松戏谑并行不悖——

法海患先心病“怦然……不能心动”

话剧《青蛇》,田沁鑫根据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。
李碧华阐释小说《青蛇》:“这是一个关于勾引的故事,这是南宋传奇的荒唐真相。”田沁鑫显然不满足于“勾引的故事”,她想让话剧呈现出另外一种气质:情欲纠缠之后的出路是什么?

秦海璐、袁泉、辛柏青、董畅等主演的话剧《青蛇》，继3月21日香港首演大获好评后，近日回京连演十场。该剧以人、佛、妖三界立意，对故事进行了大量的改编和现代解读，原本家喻户晓的南宋传奇，既呈现出东方禅意，又兼具轻松戏谑。

两种表达并行不悖

故事从金山寺拉起大幕，禅意悠悠的吟唱中，法海跪坐在缭绕云雾间，远处钟声低回，诗意仿若泼墨山水般渲染开来。但接下来法海的“脱线”自陈霆时便将初时的唯美驱散殆尽，他自诩为“一个很年轻的寺庙领导干部”，他还说自己有先天性心脏病，“见了女施主不能冲动，一冲动就有生命危险。”

这种插科打诨在接下来的3小时演出中，始终贯穿于禅意的舞台诉说与凝重的戏剧主题中。比如——

● 二妖出世，到的第一个地方是宋朝夜场，有寻花问柳的僧人语：“宋朝夜场与现代夜场没什么不同，都是男女寻欢作乐的地方。”

● 法海碰到缠他的青蛇，只能唠叨地“传道解惑”，死活“怦然……不能心动”。有回他实在急了，便吼道：“你们非得把我逼成新妖除魔的楷模吗？”

大陆学生上海女作家张怡微摘得“最高荣誉”

《漂浪与抒情》夺“台北文学奖”散文组首奖

本报讯（记者 乐梦融）第15届“台北文学奖”结果日前出炉，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怡微凭《漂浪与抒情》夺下散文组首奖，这是“台北文学奖”创办以来，第一次有大陆学生摘得最高荣誉。由上海赴台北念书的张怡微今年26岁，现在是上海作协签约作家。谈起得奖感想，张怡微直说“台湾是我的福地”。

张怡微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哲学系，2004年获第六届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一等奖，也是从“萌芽”和“新概念大赛”走出的上海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。此前，张怡微出版有《你所不知道的夜晚》、《旧时迷宫》等多部作品，并为沪港台三地媒体撰写专栏。

《打工女孩》出中文版

本报讯（记者 乐梦融）《江城》作者何伟的妻子张彤禾在东莞，花了两年时间追踪记录东莞打工女孩的生活。时隔十年，张彤禾的《打工女孩》简体中文版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，并因其特殊的华裔视角备受关注。

《打工女孩》2008年出版后，改变了很多人对中国新一代打工群体的偏见，曾被评为“《时代周刊》《华尔街日报》年度十大好书”。

两种看起来极难调和的戏剧表达，在《青蛇》的舞台上相互融合，并行不悖。

探讨情欲后的出路

李碧华曾阐释小说《青蛇》：“这是一个关于勾引的故事，素贞勾引小青，素贞勾引许仙；小青勾引许仙，小青勾引法海；许仙勾引小青；法海勾引许仙。这是南宋传奇的荒唐真相。”但田沁鑫显然不满足于于此，她想让话剧呈现出另外一种气质：情欲纠缠之后的出路是什么？于是我们在剧中除了勾引之外，还看到了妖、人、佛三界的欲念和追求：素贞想做“良家妇女”，许仙满足于“柴米油盐”，小青眷恋着法海，法海则欲修炼成佛。

但故事发展总跟理想不一样。许仙知晓娘子原形后，心生惧怕躲去了金山寺，素贞却以为是法海逼迫，于是水漫金山。双方僵持之下白蛇产子，法海心生恻隐，让二人相见，但许仙依旧惧她是蛇，不愿回家。最终，绝望的素贞放下了这段情，自己走去了雷锋塔底；目睹了残酷现实的青蛇则在法海的房梁执着地盘了500年，“我身畔有你，你身畔有我，亿万斯年”。正如李碧华在香港看过首演后评价，“小说比较反叛、妖艳，而舞台剧加入了女性的自省和情欲出路，是另一形式的升华。”



■ 胡里奥在伴舞的曼妙舞姿中倾情演唱
本报记者 郭新洋

“拉丁歌王”胡里奥来沪开唱

昨晚，中国观众熟悉的“拉丁歌王”胡里奥·伊格莱西亚斯中国巡演上海站在上海大舞台举行，胡里奥现场为观众献上了从艺45年来的众多经典作品。

在昨天演唱会现场，胡里奥演唱了中国观众所熟悉的《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》（《说你爱我》）。

实习生 王思齐 本报记者 夏琦

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

《永远的陶行知》 举行2013年度公演

本报讯（记者 朱光）大型现代话剧《永远的陶行知》自去年9月首演以来，已在上海成功上演30余场，数万名师生及各界人士观看了演出。近日，该剧在艺海剧院举行2013年度公演。

根据陶行知生活教育和民主斗争的实践而创作的《永远的陶行知》，力图表现他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的高尚品格和“爱满天下”的博大胸怀，歌颂他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、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的求真精神。



■ 《永远的陶行知》一场景 图 TP

昨天，“程十发、汪大文师生合作画展”在程十发艺术馆开幕。汪大文，程十发第一位女弟子，曾和程十发合作过40多幅国画作品，堪称画坛奇迹。这次画展她选了33幅展出，并将其中一幅捐赠给程十发艺术馆。

拜师

1960年夏，汪大文和毛国伦在上海中国画院拜程十发为师。她现在清晰地记得，“程老师剃着平头，粗黑的眉毛，戴副眼镜，微微向上的嘴角带着与生俱来的幽默和智慧，使我又敬又畏”。回想起老师那时的斋名“不教一日闲过之斋”，至今令她心存惭愧，“因为我经常在虚度光阴”。

合作

汪大文与程十发第一幅合作画，画的是周恩来。她说：“那个时候，很多事都不敢想，但周总理总可以想吧！”她和老师合作了三幅周恩来总理像，最后一幅是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画的。

他俩较多的合作是从1978年夏天开始的。他们往往从早上7点半开始作画，一般画两个小时，9点半休息聊天，那时程十发家已宾客满座。

画《春花秋月夜》时，汪大文画好了仕女泛舟，留下大片空白。程十发说要画月夜梅花，嘱汪调了很多红色。只见他提起一支特大羊毫，如电闪般突然在纸上洒下点点红雨，恰似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。然后枯笔挥扫，枝干相连，浓淡粗细，出神入化……

握笔

最后一次共同握笔是在2007年的6月18日父亲节。汪大文去华东医院探望重病的程十发。程十发在病床上缓缓举起手，汪大文握住他那微微颤动着的手，轻轻对他说：“我们画画好吗？”程十发已无法说话，点了下头。汪大文把着老师的手握住笔，费力地在纸上画出颤抖的线条……

汪大文上世纪80年代初旅居美国，近年来又回上海，和老师合作的这些画不离身。“这次展览是这些画第一次离开我身边，有一点空落落的感觉。”汪大文说。

本报记者 林明杰

和老师合作四十多幅画

——访程十发女弟子汪大文